

王熙凤



红楼梦

上

名家汇评本

脂砚斋 王希廉 王国维等 评
刘继保 卜喜逢 辑

宝玉

黛玉



宝钗

李纨



跟名家一起读《红楼梦》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红楼梦

名家汇评本

脂砚斋 王希廉 王国维等
刘继保 卜喜逢 辑 评



跟名家一起读《红楼梦》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梦:名家汇评本/(清)曹雪芹,(清)高鹗著;
刘继保,卜喜逢辑.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 6
ISBN 978-7-5013-3624-1

I. 红… II. ①曹…②高…③刘…④卜… III. ①章回小
说—中国—清代②《红楼梦》研究 IV. I242.4 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0995 号

书名 红楼梦:名家汇评本

著者 刘继保 卜喜逢 辑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发行 010-66139745,66175620,66126153

66174391(传真),66126156(门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邮购)

Websit www.nlcpress.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百花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 720×1000(毫米) 1/16

印张 58

版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300 千字

书号 ISBN 978-7-5013-3624-1/I·221

定价 78.00 元

出版说明

《红楼梦》自问世以来即广受关注,古今名家对它进行了大量的评点、评论、研究。《红楼梦》初期的评点与其他古典名著的评点相比,有着较大的不同,最初的评点者如脂砚斋、畸笏叟等人,都曾以不同形式参与了创作,故其批语对于后世研究者来说尤为重要。1791年以后,《红楼梦》主要以刻本的形式流传,刻本中删除了“脂评”,即脂砚斋、畸笏叟等人的评语,为白文本。这些刻本的大量发行,引发了新一轮的评点热潮,其中张新之、姚燮、王希廉等人的评点较具代表性。这些评点为深入解读《红楼梦》提供了参考。20世纪以来,许多名家的参与使得《红楼梦》的研究异彩纷呈,他们纷纷从不同的视角阐释了自己的见解。有鉴于此,本社策划出版《红楼梦:名家汇评本》一书,辑录了这些较有代表性的评语,并囊括了自《红楼梦》成书以来各家各派的精彩评论,期望读者能够同名家一起阅读,在阅读过程中获得非同一般的体悟。本书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底本选择:本书主要以“庚辰本”为底本。在《红楼梦》的众多版本中,“庚辰本”是曹雪芹生前的最后一个本子,较近于《红楼梦》的原貌。六十四、六十七两回以及后四十回均以“程甲本”为底本,并参校了其他版本。

二、体例:本书采用夹批与旁批相结合的方式。夹批夹于正文之中,用红色标注,辑录了各评点本中的夹批,主要有姚燮、张新之、陈其泰、黄小田等的批语,并间以部分脂批,在书中分别以【姚燮】【张新之】【陈其泰】【黄小田】【脂评】等直接标注。旁批置于页边栏的相关段落旁,用红色标注,为各评点本中的回评,以及诸位名家的相关评论。

三、选辑评语的范围:夹批主要以姚燮与张新之的评语为主,另有黄小田、陈其泰等人的评语以及少量的脂批。张新之的评语,很多是用易理来阐释他本人对《红楼梦》的理解,对主题的理解比较深入;姚燮的评语较为简洁明快,他将自己的身心融入小说之中,与书中人物同喜、同悲,这些评语与小说文本一起阅读,更易于理解小说深层次的情感;脂批最为特殊,它的作者

是曹雪芹身边的亲友,大都比较了解曹雪芹的身世与创作的经历。因有许多脂批辑本已经出版,故本书选取的脂批较少;黄小田的评语风格与姚燹有些近似,部分评语亦提及《红楼梦》艺术创作中的独创性。

旁批的选择比较自由,主要是自《红楼梦》面世至1949年之间的各种不同体裁的评论类文字。建国以后,有关《红楼梦》的研究专著颇多,但往往自成体系,本书体例难以容纳,且该部分专著相对来说易于购买,故本书较少收录。

四、选辑评语的标准:本书不求完整无遗和面面俱到,而以评语的质量为第一标准,做到最大限度地能将辑录到的精彩评语奉献给读者。本书辑选的评语,既有人物评价,也有艺术分析,评论者中更有王国维、胡适、鲁迅、俞平伯等名家。各家的立场与评论的出发点不同,评论的时代也相去较远,因而评语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本书辑录的各家评论文字,并不代表辑录者的立场,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于各家的见解认同与否,亦可以有自己的选择。

五、本书编委会:本书由刘继保、卜喜逢主编,张桩、刘亮、赵卫平、李海琪、王晓洁、张晓磊、杨真真亦参与了部分审校工作。

目 录

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1)
第二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10)
第三回	金陵城起复贾雨村	荣国府收养林黛玉	(16)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25)
第五回	游幻境指迷十二钗	饮仙醪曲演红楼梦	(31)
第六回	贾宝玉初试云雨情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41)
第七回	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	(48)
第八回	比通灵金莺微露意	探宝钗黛玉半含酸	(56)
第九回	恋风流情友入家塾	起嫌疑顽童闹学堂	(64)
第十回	金寡妇贪利权受辱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	(70)
第十一回	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见熙凤贾瑞起淫心	(75)
第十二回	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	(81)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86)
第十四回	林如海捐馆扬州城	贾宝玉路谒北静王	(91)
第十五回	王凤姐弄权铁槛寺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	(97)
第十六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天逝黄泉路	(103)
第十七回	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	(111)
第十八回	庆元宵贾元春归省	助情人林黛玉传诗	(120)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129)
第二十回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138)
第二十一回	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	(144)
第二十二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	(150)
第二十三回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158)
第二十四回	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	(164)
第二十五回	魇魔法姊弟逢五鬼	红楼梦通灵遇双真	(173)
第二十六回	蜂腰桥设言传心事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181)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189)
第二十八回	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195)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痴情女情重愈斟情	(205)
第三十回	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龄官划蔷痴及局外	(214)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220)
第三十二回	诉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钏	(228)
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耽小动唇舌	不肖种种大承笞挞	(234)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	(239)
第三十五回	白玉钏亲尝莲叶羹	黄金莺巧结梅花络	(247)
第三十六回	绣鸳鸯梦兆绛芸轩	识分定情悟梨香院	(255)
第三十七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苑夜拟菊花题	(262)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271)
第三十九回	村姥姥是信口开河	情哥哥偏寻根究底	(277)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284)
第四十一回	栊翠庵茶品梅花雪	怡红院劫遇母蝗虫	(294)
第四十二回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余香	(300)
第四十三回	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	(308)
第四十四回	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	(315)
第四十五回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	(322)
第四十六回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330)
第四十七回	呆霸王调情遭苦打	冷郎君惧祸走他乡	(339)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346)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353)
第五十回	芦雪庵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雅制春灯谜	(361)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370)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	(377)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385)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	(393)
第五十五回	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	(402)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时宝钗小惠全大体	(410)
第五十七回	慧紫鹃情辞试忙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	(418)
第五十八回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	(429)
第五十九回	柳叶渚边嗔莺咤燕	绛云轩里召将飞符	(436)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来茯苓霜	(441)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	(449)
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茵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455)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467)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珮	(479)
第六十五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489)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门	(496)
第六十七回	见土仪颦卿思故里	闻秘事凤姐讯家童	(501)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酸凤姐大闹宁国府	(510)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	(518)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525)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鸳鸯女无意遇鸳鸯	(532)

第七十二回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	(541)
第七十三回	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548)
第七十四回	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矢孤介杜绝宁国府	(556)
第七十五回	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赏中秋新词得佳谶	(567)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576)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夭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585)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婉孌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谶	(596)
第七十九回	薛文龙悔娶河东狮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607)
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贪夫棒	王道士胡诌妒妇方	(612)
第八十一回	占旺相四美钓游鱼	奉严词两番入家塾	(620)
第八十二回	老学究讲义警顽心	病潇湘痴魂惊恶梦	(627)
第八十三回	省宫闱贾元妃染恙	闹闺阃薛宝钗吞声	(636)
第八十四回	试文字宝玉始提亲	探惊风贾环结怨	(644)
第八十五回	贾存周报升郎中任	薛文起复惹放流刑	(652)
第八十六回	受私贿老官翻案牍	寄闲情淑女解琴书	(660)
第八十七回	感秋声抚琴悲往事	坐禅寂走火入邪魔	(667)
第八十八回	博庭欢宝玉赞孤儿	正家法贾珍鞭悍仆	(674)
第八十九回	人亡物在公子填词	蛇影杯弓颦卿绝粒	(681)
第九十回	失绵衣贫女耐嗷嘈	送果品小郎惊叵测	(687)
第九十一回	纵淫心宝蟾工设计	布疑阵宝玉妄谈禅	(694)
第九十二回	评女传巧姐慕贤良	玩母珠贾政参聚散	(700)
第九十三回	甄家仆投靠贾家门	水月庵掀翻风月案	(707)
第九十四回	宴海棠贾母赏花妖	失宝玉通灵知奇祸	(714)
第九十五回	因讹成实元妃薨逝	以假混真宝玉疯颠	(722)
第九十六回	瞒消息凤姐设奇谋	泄机关颦儿迷本性	(729)
第九十七回	林黛玉焚稿断痴情	薛宝钗出阁成大礼	(737)
第九十八回	苦绛珠魂归离恨天	病神瑛泪洒相思地	(747)
第九十九回	守官箴恶奴同破例	阅邸报老舅自担惊	(754)
第一百回	破好事香菱结深恨	悲远嫁宝玉感离情	(760)
第一百一回	大观园月夜感幽魂	散花寺神签惊异兆	(766)
第一百二回	宁国府骨肉病灾祸	大观园符水驱妖孽	(774)
第一百三回	施毒计金桂自焚身	昧真禅雨村空遇旧	(779)
第一百四回	醉金刚小鳅生大浪	痴公子余痛触前情	(786)
第一百五回	锦衣军查抄宁国府	驸马使弹劾平安州	(793)
第一百六回	王熙凤致祸抱羞惭	贾太君祷天消祸患	(799)
第一百七回	散余资贾母明大义	复世职政老沐天恩	(805)
第一百八回	强欢笑蘅芜庆生辰	死缠绵潇湘闻鬼哭	(811)
第一百九回	候芳魂五儿承错爱	还孽债迎女返真元	(818)

第一百十回	史太君寿终归地府	王凤姐力诤失人心		(828)
第一百十一回	鸳鸯女殉主登太虚	狗彘奴欺天招伙盗		(835)
第一百十二回	活冤孽妙尼遭大劫	死雠仇赵妾赴冥曹		(842)
第一百十三回	忏宿冤凤姐托村姬	释旧憾情婢感痴郎		(849)
第一百十四回	王熙凤历幻返金陵	甄应嘉蒙恩还玉阙		(856)
第一百十五回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证同类宝玉失相知		(862)
第一百十六回	得通灵幻境悟仙缘	送慈柩故乡全孝道		(869)
第一百十七回	阻超凡佳人双护玉	欣聚党恶子独承家		(876)
第一百十八回	记微嫌舅兄欺弱女	惊谜语妻妾谏痴人		(884)
第一百十九回	中乡魁宝玉却尘缘	沐皇恩贾家延世泽		(892)
第一百二十回	甄士隐详说太虚情	贾雨村归结红楼梦		(902)

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张新之】‘历过梦幻’之后，则此书为既醒之书可知。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姚燮】现身说法，是开卷大宗旨。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自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张新之】此即辛酸泪，乃书之由来，实作者隐痛。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膺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负罪固多，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晨夕风露，阶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者。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悦世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故曰‘贾雨村’云云。”

此回中凡用“梦”用“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是此书立意本旨。

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说起根由虽近荒唐，细按则深有趣味。待在下将此来历注明，方使阅者了然不惑。

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张新之】曰“大荒”，以“无稽”，便是“真事隐”注脚。此书凡人名地名，皆有借音有寓意，从无信手拈来者。“甄士隐”、“贾雨村”、“大荒山”、“无稽崖”，作者明举一隅，读者当知三反矣。炼成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那娲皇氏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只单单剩了一块未用，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谁知此石自经煅炼之后，灵性已通，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

一日，正当嗟悼之际，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生得骨格不凡，丰神迥异，【姚燮】为“跛”“痴”二字一影。说说笑笑来至峰下，坐于石边高谈快论。先是说些云山雾海、神仙玄幻之事，后便说到红尘中荣华富贵。此石听了，不觉打动凡心，也想要到人间去享一享这荣华富贵，但自恨粗蠢，不得已，便口吐人言，向那僧道说道：“大师，弟子蠢物，不能见礼了。适闻二位谈那人世间荣耀繁华，心切慕之。弟子质虽粗蠢，性却稍通；况见二师仙形道体，定非凡品，必有补天济世之

著书之难莫难于第一回也，盖书中之千头万绪俱于此篇纲领而起。……

第一回开笔先以甄贾二字双双提起。夫甄者真也，贾者假也，真假二字即此书之命意也。然则此书之为主者谁，林黛玉、贾宝玉是也。是回何不即出此两人。盖以其为一百二十回之主，若出之太易则去碌碌者几何矣。虽然不于出众人之先而特笔出之，亦殊失实主之意是故。原其所由始曰绛珠仙草，曰神瑛侍者既郑重而出之，又必假僧道之口而出之。僧道者谁，茫茫渺渺是也。夫渺茫者梦也。此书既以《红楼梦》为名，即阴处少他不得。是书中点睛处，是作者欲唤醒世人处。奈人止见为红楼而不知为梦。于是作者陡起一片慈心。开口便言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又将真事隐去。假语村言凭空造出一段梦境，尚恐渺茫之语，不足以动世人。又泛中添出一空空道人、警幻仙姑，为之帮

亲，则道有所谓元之又元者，《红楼梦》是也。至于篇中所云真亦假有还无等句，俱隐寓渺茫空幻之意，此所以为梦也，此所以为一百二十四回大书之纲领也。读《红楼梦》者，其亦尽识此意否。（张子梁《评订红楼梦》）

总括这几句话，说得明白一些，就是作者回想从前在绮罗丛中醉生梦死的生活，造成今日这种潦倒的结果，想运用幻想附会事实，把当日情形写将出来，以示人事无常，盛衰聚散都如同梦幻，籍以警告世人。这就是全书的中心意识。（虚白《红楼梦前三回结构研究》）

材，利物济人之德。如蒙发一点慈心，携带弟子得入红尘，在那富贵场中、温柔乡里受享几年，自当永佩洪恩，万劫不忘也。”二仙师听毕，齐憨笑道：“善哉，善哉！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倒不如不去的好。”

这石凡心已炽，那里听得进这话去，乃复苦求再四。二仙知不可强制，乃叹道：“此亦静极思动，无中生有之数也。既如此，我们便携你去受享受享，只是到不得意时，切莫后悔！”石道：“自然，自然。”那僧又道：“若说你性灵，却又如此质蠢，并更无奇贵之处。如此也只好垫脚而已。也罢，我如今大施佛法助你助，待劫终之日，复还本质，以了此案。你道好否？”石头听了，感谢不尽。那僧便念咒书符，大展幻术，将一块大石登时变成一块鲜明莹洁的美玉，且又缩成扇坠大小的可佩可拿。【姚燮】即云“可小”者。那僧托于掌上，笑道：“形体倒也是个宝物了！还只没有实在的好处，须得再镌上数字，使人一见便知是奇物方妙。然后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去安身乐业。”【张新之】总括全部百二十回在个里，如此布局，试问诸小说家有否？石头听了，喜不能禁，乃问：“不知赐了弟子那几件奇处，又不知携了弟子到何地方？望乞明示，使弟子不惑。”那僧笑道：“你且莫问，日后自然明白的。”说着，便袖了这石，同那道人飘然而去，竟不知投奔何方何舍。

后来，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张新之】所谓“渺渺”“茫茫”，所谓“真”“假”。因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忽从这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忽见一大块石上字迹分明，编述历历。空空道人乃从头一看，原来就是无材补天，幻形入世，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姚燮】是入世时。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后面又有一首偈云：

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

诗后便是此石坠落之乡，投胎之处，亲自经历的一段陈迹故事。其中家庭闺阁琐事，以及闲情诗词倒还全备，或可适趣解闷，然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却反失落无考。

空空道人遂向石头说道：“石兄，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有些趣味，故编写在此，意欲问世传奇。据我看来，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我纵抄去，恐世人不爱看呢。”石头笑答道：“我师何太痴耶！若云无朝代可考，今我师竟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又有何难？但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

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再者，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爱适趣闲文者特多。历来野史，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荼毒笔墨，坏人子弟，又不可胜数。至若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姚燮】此等恶习，明人小说传奇最多。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剧中之小丑然。且鬟婢开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张新之】抹倒一切小说，而幅中语仍半明半晦，才子欺人如此。大不近情理之话，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闷；也有几首歪诗熟话，可以喷饭供酒。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躐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张新之】说谎。今之人，贫者日为衣食所累，富者又怀不足之心，纵然一时稍闲，又有贪淫恋色、好货寻愁之事，那里去有工夫看那理治之书？所以我这一段故事，也不愿世人称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悦检读，只愿他们当那醉淫饱卧之时，或避事去愁之际，把此一玩，岂不省了些寿命筋力？就比那谋虚逐妄，却也省了口舌是非之害，腿脚奔忙之苦。再者，亦令世人换新眼目，不比那些胡牵乱扯，忽离忽遇，满纸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红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旧稿。我师意为何如？”

空空道人听如此说，思忖半晌，将《石头记》再检阅一遍，因见上面虽有些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之语，亦非伤时骂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实非别书之可比。虽其中大旨谈情，【张新之】大书特书曰“谈情”，此“情”字是何“情”字，真说谎欺人。亦不过实录其事，又非假拟妄称，一味淫邀艳约、私订偷盟之可比。因毫不干涉时世，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陈其泰】一部《红楼梦》读妙，尽此十六字，即尽此一情字。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并题一绝云：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张新之】此一诗婆心发见，不忍更欺人矣。○“荒唐固”，赋子虚也；“辛酸泪”，蓄隐痛也；“都云”惧罪我者之多；“谁解”，叹知我者之少。

出则既明，且看石上是何故事。【姚燮】以上是此书缘起，说来有根有据。按那石上书云：

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有城曰阊门者，最是红尘

书中最重命名之义，姓名皆具精心，其全书总名岂能漫然着笔者。世俗徒以宝玉伤情而出家，故名《情僧录》；以有通灵与金锁，而称《金玉缘》；以石上历历编述之字迹，亦曰《石头记》；以叙江南十二美女子，因呼《金陵十二钗》；以太虚演曲中有“红楼梦”三字，以书中多谈风月闲情而丧家亡身，乃名《风月宝鉴》。此世俗所解命名之义者，然究非作者关合之事实，得弦外音之本义也。（境遍佛声《读红楼梦札记》）

《红楼梦》是为情场忏悔而作的……可以从《红楼梦》一名《情僧录》看出。（俞平伯《红楼梦辨》）

此缘起诗也，言中有泪，何至荒唐，含泪而言，但觉辛酸矣。（江顺怡《读红楼梦杂记》）

蒲斋之孤愤，假鬼魂以发之；施耐庵之孤愤，假盗贼以发之；曹雪芹之孤愤，假儿女以发之：同是一把辛酸泪也。（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

葫芦庙是一奇。它真是以地形为名的？我看勿宁说以它的名字来描述地形。一开卷就是葫芦庙，这正是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的时候。读者不要被它骗过了。（哈斯宝《新译红楼梦回批》）

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这阊门外有个十里街，街内有个仁清巷。巷内有个古庙，因地方窄狭，人皆呼作葫芦庙。庙旁住着一家乡宦，姓甄，【张新之】正发“真”字实际，与“假”字对照。名费，字士隐。【姚燮】隐语，亦是显语，全书作如是观。嫡妻封氏，情性贤淑，深明礼义。家中虽不甚富贵，然本地便也推他为望族了。因这甄士隐禀性恬淡，不以功名念为念，每日只以观花修竹、酌酒吟诗为乐，倒是神仙一流人品。只是一件不足：如今年已半百，膝下无儿，只有一女，乳名唤作英莲，【张新之】“英莲”音“应怜”，全书之人无不“应怜”也。年方三岁。

一日，炎夏永昼，士隐于书房闲坐，至手倦抛书，伏几少憩，不觉朦胧睡去。梦至一处，不辨是何地方。忽见那厢来了一僧一道，且行且谈。只听道人问道：“你携了这蠢物，意欲何往？”那僧笑道：“你放心，【张新之】三字起得突兀，为梦幻中第一言。通部人无非“放心”者、无非不“放心”者。故后文宝玉亦以此三字告黛玉，以结此案。如今现有一段风流公案正该了结，这一干风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趁此机会，就将此蠢物夹带于中，使他去经历。”那道人道：“原来近日风流冤孽又将造劫历世去不成？”【姚燮】四字包括全书女子，的确不移。但不知落于何方何处？”那僧笑道：“此事说来好笑，竟是千古未闻的罕事。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绛珠草一株；时有赤瑕宫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这绛珠草始得久延岁月。后来既受天地精华，复得雨露滋养，遂得脱却草胎木质，得换人形；仅修成个女体，终日游于离恨天外，饥则食蜜青果为膳，渴则饮灌愁海水为汤。只因尚未酬报灌溉之德，故其五内便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恰近日这神瑛侍者凡心偶炽，乘此昌明太平朝世，意欲下凡造历幻缘。已在警幻仙子案前挂了号，警幻亦曾问及。灌溉之情未偿，趁此倒可了结的。那绛珠仙子道：‘他是甘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他既下世为人，我也去下世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偿还得过他了。’【洪秋蕃】还泪酬恩，千古奇事，非仙人无此设想。因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风流冤家来，【张新之】“多少风流冤家”，有宝钗在内矣。此篇并无一意一语及金玉因缘，观者切须详察。陪他们去了结此案。”

那道人道：“果是罕闻。实未闻有还泪之说。想来这一段故事，比历来风月事故更加琐碎细腻了。”那僧道：“历来几个风流人物，不过传其大概以及诗词篇章而已，至家庭闺阁中一饮一食，总未述记。再者，大半风月故事，不过偷香窃玉、暗约私奔而已，并不曾将儿女之真情发泄一二。想这一干人入世，其情痴色鬼、贤愚不肖者，悉与前人传述不同矣。”那道人道：“趁此何不你我下世度脱几个，岂不是一场功德？”【张新之】自下注脚。那僧道：“正合吾意，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宫中，将蠢物交割清楚，待这一干风流孽鬼下世已完，你我再去。如今

虽已有一半落尘，然犹未全集。”道人道：“既如此，便随你去看。”

却说甄士隐俱听得明白，但不知所云“蠢物”系何东西，遂不禁上前施礼，笑问道：“二仙师请了。”那僧道也忙答礼相问。士隐因说道：“适闻仙师所谈因果，实人世罕闻者。但弟子愚浊，不能洞悉明白，若蒙大开痴顽，备细一闻，弟子则洗耳谛听，稍能警省，亦可免沉沦之苦。”二仙笑道：“此乃玄机不可预泄者。到那时不要忘记我二人，便可跳出火坑矣。”士隐听了，不便再问。因笑道：“玄机不可预泄，但适云‘蠢物’，不知为何，或可一见否？”那僧道：“若问此物，倒有一面之缘。”说着，取出递与士隐。士隐接了看时，原来是块鲜明美玉，上面字迹分明，镌着“通灵宝玉”四字，后面还有几行小字。正欲细看时，那僧便说已到幻境，便强从手中夺了去，与道人竟过一大石牌坊，上书四个大字，乃是“太虚幻境”。【张新之】是天，是人，是梦，是“茫茫”“渺渺”“空空”，其实为警幻所居之地，四字包罗万象。两边又有一幅对联，道是：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士隐意欲也跟了过去，方举步时，忽听一声霹雳，有若山崩地陷。士隐大叫一声，定睛一看，只见烈日炎炎，【东观阁】醒来光景非悟彻人未易参透。芭蕉冉冉，所梦之事便忘了大半。【姚燮】醒来光景。非悟彻人未易参透，使必记得清楚，便不是梦了。又见奶母正抱了英莲走来。士隐见女儿越发生得粉妆玉琢，乖觉可喜，便伸手接来，抱在怀内，斗他玩耍一回，又带至街前，看那过会的热闹。方欲进来时，只见从那边来了一僧一道：那僧则癞头跣脚，那道则跛足蓬头，疯疯癫癫，挥霍谈笑而至。及至到了他门前，看见士隐抱着英莲，【张新之】紧接梦中第一人，真梦出假梦入矣。那僧便大哭起来，【姚燮】奇。又向士隐道：“施主，你把这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怀内作甚？”【张新之】直指“应怜”，为全书大哭，包一切，扫一切。士隐听了，知是疯话，也不去睬他。那僧还说：“舍我罢，舍我罢！”士隐不耐烦，便抱女儿撒身要进去。那僧乃指着他大笑，口内念了四句言词道：

惯养娇生笑你痴，菱花空对雪澌澌。好防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火灭时。

士隐听得明白，心下犹豫，意欲问他们来历。【姚燮】渐渐心动。只听道人说道：“你我不必同行，就此分手，各干营生去罢。三劫后，我在北邙山等你，会齐了同往太虚幻境销号。”那僧道：“最妙，最妙！”【姚燮】小小一结，妙在了而不了。说毕，二人一去，再不见个踪影了。士隐心中此时自忖：【姚燮】始而“不耐烦”，继而“犹豫”，继而“自忖”，用笔有步骤。这两个人必有来历，该试一问，如今悔却晚也。

这士隐正痴想，忽见隔壁葫芦庙内寄居的一个穷儒——姓贾【姚燮】因“真”生“假”。名化，表字时飞，别号雨村的走了出来。【张

起首雨村士隐皆住仁清巷，言人情真假不分也。雨村去，士隐留，是去假存真之本。士隐仙，雨村仕，是以假代真之始。至急流津则甄来贾去，卷终则弃贾归真，此真假之说也。（话石主人《红楼梦本义约编》）

新之】“真”无别号，“假”则有之。一部“假语村言”，所谓“别号”，所谓“传奇”。

这贾雨村原系胡州人氏，【张新之】“湖州”胡语也，关合“假语村言”，令人不觉。也是诗书仕宦之族，因他生于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尽，人口衰丧，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姚燮】为娶娇妻伏笔。在家乡无益，因进京求取功名，再整基业。【张新之】立雨村小传，语语生刺。自前岁来此，又淹蹇住了，暂寄庙中安身，每日卖字作文为生，故士隐常与他交接。

当下雨村见了士隐，忙施礼赔笑道：“老先生倚门伫望，敢是街市上有甚新闻否？”士隐笑道：“非也。适因小女啼哭，引他出来作耍，正是无聊之甚，兄来得正妙，请入小斋一谈，彼此皆可消此永昼。”说着，便令人送女儿进去，自与雨村携手来至书房中。小童献茶。方谈得三五句话，忽家人飞报：“严老爷来拜。”【张新之】“烈日炎炎”中“假话”三五句。严老爷便来了，写的怕人。士隐慌的忙起身谢罪道：“恕诳驾之罪，略坐，弟即来陪。”雨村忙起身亦让道：“老先生请便。晚生乃常造之客，稍候何妨。”说着，士隐已出前厅去了。

这里雨村且翻弄书籍解闷，忽听得窗外有女子嗽声。雨村遂起身往窗外一看，原来是一个丫鬟，在那里撷花，生得仪容不俗，眉目清明，虽无十分姿色，却亦有动人之处。【姚燮】较之大观园诸女之妖艳百出者，此女似乎庸庸，然彼皆薄命者矣。雨村不觉看的呆了。【张新之】通部演“财”“色”二字，此处自当略一点逗。那甄家丫鬟撷了花，方欲走时，猛抬头见窗内有人：敝巾旧服，虽是贫窘，然生得腰圆背厚，面阔口方，更兼剑眉星眼，直鼻权腮。这丫鬟忙转身回避，心下乃想：“这人生的这样雄壮，却又这样褴褛，我家并无这样贫窘亲友，想他定是我家主人常说的什么贾雨村了。怪道又说他‘必非久困之人，每有意帮助周济，只是没甚机会。’”如此想来，不免又回头两次。【姚燮】并非私情。雨村见他回了头，便自谓这女子心中有意于他，便狂喜不尽，自谓此女子必是个巨眼英豪、风尘中之知己也。【张新之】点叙正面，不即不离，圆润无匹。一时小童进来，雨村打听得前面留饭，不可久待，遂从夹道中自便出门去了。士隐待客既散，知雨村自便，也不去再邀。

一日，早又中秋佳节。士隐家宴已毕，乃又另具一席于书房，却自己步月至庙中来邀雨村。原来雨村自那日见了甄家之婢曾回顾他两次，自为是个知己，便时刻放在心上。今又正值中秋，不免对月有怀，因而口占五言一律云：

未卜三生愿，频添一段愁。闷来时敛额，行去几回头。自顾风前影，谁堪月下俦？蟾光如有意，先上玉人楼。

雨村吟罢，因又思及平生抱负，苦未逢时，乃又搔首对天长叹，复

这一回有七桩事：作者写出自己的意向，这是一段；顽石遇僧道，又是一段；甄士隐做梦，是一桩；他遇见僧道，是一桩；贾雨村看见婢女，是一桩；他赴京，是一桩；加上甄士隐家遭火灾，落发为僧，一共七桩。这七段分开来，各自都有深奥重大的原由，但是一口气读下去，却像连贯的一整段，这里有作者小小的才华。（哈斯宝《新译红楼梦回批》）

高吟一联曰：

玉在椽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

恰值士隐走来听见，笑道：“雨村兄真抱负不浅也！”【姚燮】二人已成为知己。雨村忙笑道：“岂敢，不过偶吟前人之句，何敢狂诞至此。”因问：“老先生何兴至此？”士隐笑道：“今夜中秋，俗谓‘团圆之节’，想尊兄旅寄僧房，不无寂寥之感。故特具小酌，邀兄到敝斋一饮，不知可纳芹意否？”雨村听了，并不推辞，【姚燮】这又何妨。便笑道：“既蒙厚爱，何敢拂此盛情。”说着，便同士隐复过这边书院中来。

须臾茶毕，早已设下杯盘，那美酒佳肴自不必说。二人归坐，先是款斟漫饮，次渐谈至兴浓，不觉飞觥限罍起来。当时街坊上家家箫管，户户弦歌，当头一轮明月，飞彩凝辉。【姚燮】点缀时景，亦不可少。二人愈添豪兴，酒到杯干。雨村此时已有七八分酒意，狂兴不禁，乃对月寓怀，口号一绝云：

时逢三五便团圆，满把晴光护玉栏。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脂评】这首诗非本旨，不过，欲出雨村不得不有者。

用中秋诗起，用中秋诗收，又用起诗社与秋日，所叹者三春也，却用三秋作关键。

士隐听了，大叫：“妙哉！吾每谓兄必非久居人下者，今所吟之句，飞腾之兆已见，不日可接履于云霓之上矣。可贺可贺！”乃亲斟一斗为贺。雨村因干过，叹道：“非晚生酒后狂言，若论时尚之学，晚生也或可去充数沽名，【张新之】自负乃如此。只是目今行囊、路费一概无措，神京路远，非赖卖字撰文即到者。”士隐不待说完，便道：“兄何不早言。愚每有此心，但每遇兄时，兄并未谈及，愚故未敢唐突。今既及此，愚虽不才，‘义利’二字却还识得。【张新之】‘假’言‘时尚’，‘真’言‘义利’，判然矣，不可以闲言略过。且喜明岁正当大比，兄宜作速入都，春闱一战，方不负兄之所学也。其盘费余事，弟自代为处置，亦不枉兄之谬识矣！”当下即命小童进去，速封五十两白银，并两套冬衣。又云：“十九日乃黄道之期，兄可即买舟西上，待雄飞高举，明冬再晤，岂非大快之事耶！”雨村收了银、衣，不过略谢一语，并不介意，【张新之】此书极写势利，此处略一点逗，透第三回托内兄。仍是吃酒谈笑。那天已交了三更，二人方散。

士隐送雨村去后，回房一觉，直至红日三竿方醒。因思昨夜之事，意欲再写两封荐书与雨村带至神都，使雨村投谒个仕宦之家为寄足之地。因使人过去请时，那家人去了回来说：“和尚说，贾爷今日五鼓已进京去了，也曾留下话与和尚转达老爷，说‘读书人不在黄道黑道，总以事理为要，不及面辞了。’”【姚燮】此语无时俗态。士隐听了，也只得罢了。

真是闲处光阴易过，倏忽又是元宵佳节矣。士隐命家人霍启【张新

诗中已寓腾达之象。（张子梁《评订红楼梦》）

这首歌把功名、钱财、妻子、儿孙，都看作空的，所以丝毫不须留恋。世人纷纷扰扰，到后来有何结果，不如清净寂灭的好。甄士隐做的一篇注解，更是明白，世上一切事情，只是一出戏。所以说“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佩之《红楼梦新评》）

之】霍然而起，甄士隐从此仙矣。是正意。又“火起”“祸起”音相通。书中人名借音者类此。抱了英莲去看社火花灯。半夜中，霍启因要小解，便将英莲放在一家门槛上坐着。待他小解完了来抱时，那有英莲的踪影？【姚燮】和尚之言已验。急得霍启直寻了半夜，至天明不见。那霍启也就不敢回来见主人，便逃往他乡去了。那士隐夫妇见女儿一夜不归，便知有些不妥；再使几人去寻找，回来皆云连音响皆无。夫妻二人，半世只生此女，一旦失落，岂不思想，因此昼夜啼哭，几乎不曾寻死。看看一月，士隐先就得了一病。当时封氏孺人也因思女构疾，日日请医疗治。

不想这日三月十五，葫芦庙中炸供，那些和尚不加小心，致使油锅火逸，便烧着窗纸。此方人家多用竹篱木壁者，大抵也因劫数，于是接二连三，牵五挂四，将一条街烧得如火焰山一般。彼时虽有军民来救，那火已成了势，如何救得下？直烧了一夜，方渐渐的熄去，也不知烧了几家。只可怜甄家在隔壁，早已烧成一片瓦砾场了，【张新之】烧破“葫芦”，更无“隔壁”，“好了”到也。只有他夫妇并几个家人的性命不曾伤了，急得士隐惟跌足长叹而已，【姚燮】士隐此时，自眷属以外，无多长物矣，天之酷人，何竟如此！只得与妻子商议，且到田庄上去安身。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无非抢田夺地，鼠窃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难以安身。士隐只得将田庄都折变了，便携了妻子与两个丫鬟投他岳丈家去。

他岳丈名唤封肃，【张新之】“风”而“肃”，冷至矣。“大如州”人情，大概如斯也。本贯大如州人氏，虽是务农，家中都还殷实。今见女婿这等狼狈而来，心中便有些不乐。【姚燮】人情世态，比比皆然。幸而士隐还有折变田地的银子未曾用完，拿出来托他随分就价薄置些须房地，以为后日衣食之计。那封肃便半哄半赚，【姚燮】自己丈人尚如此，可为世道一叹！些须与他些薄田朽屋。士隐乃读书之人，不惯生理稼穡等事，勉强支持了一二年，越觉穷了下去。封肃每见面时，便说些现成话，且人前人后又怨他们不善过活，只一味好吃懒作等语。士隐知投人不着，心中未免悔恨，再兼上年惊唬，急忿怨痛，已有积伤，暮年之人，贫病交攻，竟渐渐的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张新之】世情冷暖，人事变迁，写来历历。面有妙文，骨有妙义，极手挥目送之乐。

可巧这日拄了拐杖，挣扎到街前散心时，忽见那边来了一个跛足道人，疯癫落脱，麻履鹑衣，口内念着几句言词，道是：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红楼梦》之思想，尽在此“好”“了”两字之中。吾人苟细按书中，则此一百二十回之《红楼梦》无一语非“好”“了”两字之诠释。自人生之现象观之，则曰“好”，自其真相言之则曰“了”，“了”者，无常也，“笏满床”则“好”矣，乃有“陋室空堂”之一日。再自其解脱之道言之，亦曰“了”，“了”者，清净寂灭也，如能以世间一切“好”忘得“了”，便可领略神仙之好。（王家骥《红楼梦之思想》）